

夷

堅

志

夷堅甲志卷第六

史丞相夢賜器

史丞相登科時年恰四十矣未策名之時清貧特甚嘗當歲除之夕隨力享先既罷就寢夢若在都城二中貴人乘馬來宣喚甚急遂隨入大殿下王者正坐左右金紫侍立容衛華盛中貴引趨謁稽首拜舞類人間朝儀殿庭兩傍各設一案金銀器皿羅陳其上晶熒奪目未幾殿上人傳呼奉聖旨賜史某金器若干銀器若干凡

四百七十件史倥惚駭異莫之敢承兩青衣掖
之使拜乃跪謝而出中貴復導之還過巨川高
橋方陟數板失足墜水悸而寤正旦日以語身
夫人夫人笑曰昨夜大年節民俗所重我家尚
無杯酒鬻肉虛度歲華安得有金銀如是之富
真是姦鬼相戲侮耳史亦為之解顏已而擢紹
興乙丑第踰一紀始充太學官至己卯歲自秘
書郎除司封郎為建王直講財三歲際遇飛
龍在天之恩遂躋位輔相窮富極貴三十餘年

計前後錫賚正與夢中四百七十之數同一時所蒙夔絕倫輩決非偶然神明其知之矣

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因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

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
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
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尚餘一紀并有
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
土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旣增二紀
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
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
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李子約撰生六子長彌性次彌倫彌大皆預鄉

貢未第子約議更其名以頊申禮部乃得易先
改第四子彌遠曰正路正路年十六入太學夢
人告曰李秀才君已及第出片紙闊二寸許上
有彌遜二字以示之李曰我舊名彌遠今為正
路是非我其人曰此真郎君也何疑之有辨論
久之方寤頗喜憚其父嚴毅未敢白以告母柳
夫人夫人為言之遂令名彌遜而以似之為字
後數年兄似矩尚書主曹州寃句簿子約罷究

簽就養似之試上舍畢亦歸侍旁報榜者一人
先至曰已魁多士索其榜無有但探懷出片紙
上書李彌遜三字方疑未信似之去五年前所
夢豈非今日事乎紙之廣狹字之大小無不同
但夢中不著姓耳必可信已而果然時大觀戊
子也

亦蘇粹
中說

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
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

者筆同行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
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
懼泐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
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
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
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
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
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
又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

誦一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
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
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
不敢輟葉平甫說

宗演去猴妖

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護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
泥裹塑謂之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崇寺
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
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

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衆祭
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巫覡乘夜至
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撞鍾擊
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
宗演聞而歎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旣受報
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
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
血污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釋
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

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
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
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耀沒中邊聽
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蓋頃年
曾爲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
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或烏裊鴟
之類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福州兩院燈

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

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舊皆取辦僧
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母擾僧徒
獄吏計無所出耻不及曩歲相率強爲之前一
夕左司理陳燿夢朱衣吏着平上幘揖庭下曰
設醮錢已符右院闕取明日有負萬錢持書至
取而視乃閩清令以助古院者方送還次羣吏
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
乃目答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
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燿說

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温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
泐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真人祠方下山一人
草衣了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
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
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
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
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
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

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一鶴及僕鐵鬼
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
可飲道人畫按作火字寘杯其上俄頃即熱飲
畢含餘瀝嚙壁間復嚙周面曰爲君袪除不祥
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
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
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棹上鮓皆
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
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柰何

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
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
携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
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
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
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麩
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為供何如道人頷之民
揖坐東向而周為客食罷步至墻下共飲周連
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

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
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
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
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
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
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
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
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
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

可曉云

林君說

黃子方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供母爲人方嚴不畏強禦時方興道藏郡守黃冕仲尚書裳使十二縣持䟽歛之民琮獨不應命旣聞他縣皆數百萬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輸之冕仲雖不平然以直在彼莫敢詰內臣爲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答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

必以溢惡之言詆琮嘗入侍

徽廟問汝在閩時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
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
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使者既出始大愧悔
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為福如此

劉圖南說

張謙中篆

張有字謙中吳興道士也以篆名天下為人退
靜好古非古文所有字輒闕不書宣和中年已
七十餘中書侍郎林彥振櫛喪其母魏國夫人

歸葬於湖將刻埋銘請篆額書魏字爲魏下山
彥振以爲不類今字命去之不從彥振雖不樂
然度能書者無出其右則召所親委曲鑄說之
且許厚謝張不可曰世俗魏字我法所無林公
不肯用宜以見還決不易也彥振知不可強遂
止自是人益賢之余伯舅沈祖仁爲歸安丞與
張善憚其人不取求字一日被酒亟造門索絹
一端作大字數十尤高古可愛至今寶藏之有
所著復古編行於世

鳳池山

福州閩縣東十五里鳳池山其上有池冬夏不涸俗傳唐末有樵者嘗見五色雀羣浴于彼以故得名其南鼓山山之半有涌泉寺鳳池隸焉熙寧中元章簡公絳出守訪之鼓山寺僧憚其數至為擾嫁其名於北山報慈院主僧頗黠迨元公之意刻木作鳳立之小沼上以喙吐水公至大喜為賦詩數年間參大政鳳池之事遂成先兆後溫左丞益出守亦喜為此游且和元公

詩未幾亦至兩地然實非真鳳池山也而休證
如此豈偶然邪

古田倡

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
尉感邑倡周氏周能詩贈筑絕句曰夢和殘月
到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
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春晴詩曰
瞥然飛過誰家燕鶯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
無箇事一瓶春水自煎茶後與筑作合歡紅紋

帶自經於南山極樂院從者知之共排闥救解
二人皆活已而事敗筑失官去周至紹興初猶
在既老且醜門戶遂冷落云

猾吏爲姦

福州老胥夏鐸者自治平時爲吏政和中以年
勞得官首尾四紀嘗言閱郡將多矣無不爲其
黨所欺不能欺者惟得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
其一羅儔老疇羅公初精明人莫敢犯後亦有
罅可入云羅好學每讀書必研究意義苟有得

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踟躕吏伺其長嘯即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問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鐸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況於他哉

右三事皆郡士鄭東卿說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即歸與妻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謔周周請呂伸足

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扇之少頃足底火熱灸
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
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
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
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
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方勸其妻曰
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旣去矣安足惜妻信
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
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

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
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
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壺至今
不敗往往爲人取去然未嘗竭縣人劉翔云由
果山甚淺隘氣象索然非神仙所居也

翔說

夷堅甲志卷第六

夷堅甲志卷第七 廿三事

蔣貞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貞外者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往柁樓便旋為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

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
以爲積善報云

李郁光
祖說

李少愚

李少愚回參政建康人所居在秦淮畔年二歲
因家人拜掃登舟乳母懷抱間失手墜水中水
急不可尋舉舟號慟至明日有漁舟聞哭聲問
知其故即舟中取一兒還之乃少愚也日夜來
遙望灘上數人附火就視之但見一嬰兒卧地
上四面火環繞意謂罔兩竊取故得之

林亮
功說

法道變饑鬼

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
法道因病入延壽堂忽變形作餓鬼頭目極大
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
也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爲請道法師救之
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容人悔謝
我爲汝誦呪解釋病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時在
廬山慧日寺作典座盜常住菜日換酒一升後
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剩米沽酒有是二罪法

師曰汝既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昏
然遂睡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僧
日智說時在
虎丘時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合州黃巖縣西鄉
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齊有村民張陳二老來
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
死至五更將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歛然
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

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又嶺

與西鄉相
去十餘里辭不能

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
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
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
百今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
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恕也二
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
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又嶺驗之果見陳
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

曰犬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爲犬母銜置池中
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
百金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其
自度不償此償小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
此主僧乃爲施戒而以其金驟日智問其聽般
若之因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
堂說法

張屠父

平江城草橋屠者張小二紹興八年往十五

里外黃埭柳家買狗狗見張屠有喜色直前抱
之張提其耳以度輕重用錢三千得之狗不待
束縛徑隨張歸至齊門外懼其逸方以索繫之
狗忽人言曰我乃爾父又不欠爾債不可殺我
張醉且困不省其言遂以歸令妻具飯狗又告
其妻曰新婦來我乃阿翁也七八年不見爾夫
妻面今幸得歸只欠柳家錢三千已償了切不可
殺我爾夫壽甚短只一二年宜急改業後世
不可爲人矣我覺飢甚可持飯來妻急以其夫

飯分半與之夫不知也夫食畢復索則已無甚
怒妻曰分一半與阿翁食矣具以狗言白夫始
大懼留飼養不敢殺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齧人
爲所殺張屠遂改業爲賣油家作僕云

陳承信母

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本以販豕爲業後極
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紹興四年死死之七日
其家正作佛事聞棺中有聲意爲再生甚喜遽
取斧開棺則已化一老牝豬矣急復掩之明日

請常州太平寺標構主施戒遂葬時天色晴爽
喪車才出門滂沱大雨送者不可行皆回及墓
坎穴中水已滿乃以石壓葬之

羅鞏陰譴

羅鞏者南劍沙縣人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祠甚靈顯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亟宜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鞏曰家有弟兄罪獨歸鞏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悞悔乃急束裝遽歸

鄉人同舍者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

曹績說

乃曹祖姑壻也

不葬父落第

陳杲字亨明福州人貢至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夜夢神日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杲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允襄事後再試登第

寧德人李舒長說

禍福不可避

李似之侍郎去艱難以來士大夫禍福皆有定

數建炎丁未傳國華尚書墨卿為舒州守聞武昌寇作自武昌纔隔蘄黃即至舒懼其侵軼又嘗再使高麗橐中裝甚厚惜之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既至泊江下舟人白外多草竊不若入閘便時宇文仲達鎮江寧與傳公善家人即遣白宇文假鑰啓閘舟得入自意安全無虞是夜卒周德為變劫其舟一家盡死惟存一者婢而舒城帖然吳昉顧彥成為兩浙漕抗卒陳通稽怒於有官君子將為亂會顧君出巡矢興通

強抑衆不發須其歸凡一月而顧至杭之官吏
及漕臺人皆出迎是夜變作官吏盡死而顧君
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未入聞亂復走
湖州遂免傅公有心於避禍而全家不免杭卒
一月待顧君而顧竟脫皆非人所能爲也

島上婦人

泉州僧本誨說其表兄爲海賈欲往三佛齊法
當南行二日而東否則值焦上船必糜碎此人
行時偶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

回柁然已無及遂落焦上一舟盡溺此人獨得
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
岸行數十步得小徑路甚光潔若常有人行者
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吶不可曉
見外人甚善携手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天明
舉大石室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齎異
果至其味珍甚皆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
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縱步至海際適有舟
抵岸亦泉人以風誤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時

婦人繼來度不可及呼其人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爲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歸

查市道人

常德府查市富戶余翁家歲收穀十萬石而處心仁廉常減價出糶每糶一石又以半升增給之它所操持大抵類此慶元元年六月在書室誦經雷電當晝暴作有樵夫避雨立門外忽一道人青巾布衣引入余宅扣書室見翁謂之曰

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棹下暫避雷聲道人遂就
坐少頃雷火閃爍入室旋繞數匝而息及雨霽
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出視之云樵夫
董二前世五逆罪惡貫盈上帝有勅罰之被
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棹下護之諸神不
敢近凡三十九字讀畢失道去所在未幾余翁
坐亡

仁和縣吏

乾道間仁和縣一吏旱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貸

藥道人求藥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為細末實
於猪臟中水煮臟爛同研細用宿蒸餅為丸隨
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
略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出村醉食牛血
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疴悴少日而
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醫官管範嘗與
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猪肪脂能制硫黃茲用
臟尤為有理亦合服之必當見功效也

周世亨寫經

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
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
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
十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
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
其直及售紙于此每幅皆斷爲六七懼而亟還
家悉力緝製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
寫方及二十卷正晝握筆羣鴉數十鳴噪屋上
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

衆鴉爲拔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
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拔鴉
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
龕側靈感如此

金釵辟鬼

溫州瑞安縣筭當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
藥忽不見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
深衆疑其在譟而入至極深處見婦人面浮水
上取以歸云數人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

急率我入我衣領間有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
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不沉

搜山大王

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
因販海往山東爲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
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
着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
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
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

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
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繪其像事之

右二事亦
朱亨叟說

熾盛光呪

瑞安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爲行者其家累
世病傳尸主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
穀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爲計但晝
夜誦熾盛光呪一日讀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
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
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呪忽頂上有光如電

蟲失所之疾遂愈郡人戴宏中履道說

海大魚

漳州漳浦縣敦照鹽場在海旁將官陳敏至其處從漁帥買沙魚作線得一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及腹一人偃然橫其間皮膚如生蓋新爲所吞也又紹興十八年有海鮓乘潮入港潮落不能去卧港中水深丈五尺人以長梯架巨舟登其背猶有丈餘時歲饑鄉人爭來剖割是日所取無慮數百擔鮓元不動次日有刻其目

者方覺痛轉側水中旁舟皆覆幸無所失亡取
約旬日方盡賴以濟者甚衆其脊骨皆中米臼
用

夷堅甲志卷第七

夷堅甲志卷第八十七事

吳公誠

興化人吳公誠字君與年七十以大夫致仕夢
人告曰公猶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覺取券曆
會之凡積留未請者正如其數乃謂諸子曰我
所得止此且置勿請庶稍延我壽子如戒緘封
不復言後一年而卒計挂冠後所入半俸適滿
七百千乃非昔日所積者既服除其子與郡守
有舊恚以向所當得者復給之

金四執鬼

福州城南禊遊堂下有公蓮池數十畝民金四
權其利其居在南臺去池七里慮有盜每夕輒
往巡邏嘗遇一人行支徑中詰之曰我以事它
適偶夜歸耳時已二鼓金素有膽視其舉措不
類人又非人所常行路乃好謂之曰我家在江
南偶飲酒多覺醉不可歸欲與汝相負汝先自
此負我至合沙門去城二里我乃負汝至馬鋪去城四里
汝復負我過浮橋其人欣然如所約而去至馬

鋪欲下金執之甚急連聲呼家人燭火來視已
化爲一老鷄乃縛而焚之

佛救宿寃

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
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
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建炎間金人犯臨
安張竄伏胥井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
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
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

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携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憮然擲刀于地曰冤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今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騎所戕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其脫也乃遣去丁生蓋河北民為金人簽軍者

三事皆陳李若說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
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
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隘遂迷失
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
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携手還
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
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
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
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

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
處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
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
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
將不可治此祟絕異非尋常鬼魅比也歷指坐
上它客曰異日皆當為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
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
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
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

真其首一真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託身
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
何故初尚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
置吾首一真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
僕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
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
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
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
獄吏逮王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

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始得免王師建昌

人

林亮功說林與士人之友同齋

永福村院犬

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一犬每食必呼使前伸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

仲曰汝常日讎犬特甚來我之出必殺食之矣
仲力辨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
後圃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瘞所發視急歸語
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
吾視其體頭已爲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往可倩
所知者再觀之洎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
大恐問所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嚮衣鉢對佛
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
覺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

急奔入喉中遂死

本縣般若長老惟學說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為壽春府司理因鞠劫盜獄一囚
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遇客携囊橐獨宿
多殺之投尸於白沙河下前後不知若干人惟
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因曰頃年老嫗獨寄
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更深遣長子
推戶久乃還去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不
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

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其驚懼失聲
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姬正起理髮誦經不
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
云

南陽驛婦人詩

靖康元年鄧州南陽縣驛有女子留題一詩曰
流落南來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鉛華却憐當日
鶯鶯事獨立春風霧鬢斜字畫柔弱真婦人之
書次韻者滿壁

州人少年時夢作詩曰春罷雞

行犬吠籬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建

初將漕京西遇寇至彥楚肱間中刃奔走墟

落聞農家舂聲正如昔年夢中作詩景象去事

黃訥
說

劉氏子

劉敏求字好古居開封郊外生一子兩歲而病
將死不忍視徙置比舍民家須其絕而飲之乳

媪方抱以泣有道人過見之曰兒未死也取藥一餅餌之遂蘇復索紙書十數字緘封以授媪祝令謹藏去勿得發視視則兒死媪先密窺之能認十九兩字餘不識也自此兒浸安母意其十九歲當不免至是年爲食素祝延之既而無恙及紹興十九年敏求官建康子四十三歲矣得疾以三月二十六日不起媪猶在始啓所緘書乃大書九字其文曰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梁竑
夫說

潘璟醫

潘璟字溫叟名醫也虞部員外郎張咸妻孕五
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團練使劉彛孫妾
孕十有四月皆未育璟視之曰疾也凡醫妾以
爲有娠耳於是作大劑飲之虞部妻墮肉塊百
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二童子色漆黑倉卒怖
悸疾走而去彛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死三婦
人皆平安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
晝不能食如是三歲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

益沮飲酒易怠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温叟
曰病雖衰然未也如夢男子青巾而白衣則愈
矣後果夢即能食

北湖吳則
禮載其事

黃山人

贈太師葉助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
問命於日者黃某黃去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
使然當在三十歲以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
天祐不樂後官拱州黃又至今以周易筮之得
賁卦黃曰今日辰居土土加賁爲墳字君當生

子但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晁夫人卒
其子即少蘊也既擢第爲淮東提刑周種壻周
嘗延一黃山人少蘊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
後當孿生二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
字從兩口爻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
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蘊深惡其說已而果然
自惟揚歸吳興復見之少蘊曰君昔日所言果
中異時休咎盍以告我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
徧儀清要登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蘊

異之以白乃父父曰憶三十年前有客亦姓黃
爲吾言得汝之期且謂當建節鉞豈非此人乎
試使召之真昔所見者父子相視而笑待黃生
如神建炎中少蘊爲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
七十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
使致仕二年而薨竟如黃言

黃訥說得
之左丞

饒州官廨

饒州譙門之南一官廨素有怪紹興十一年當
平主管官韓參居之延樂平士人胡价爲館客

郡守程進道亦遣其子從學會程受代价納官
奴韓秀賂白程為落籍程許之韓倡乘夜携酒
肴竊入价書室與飲且堅囑之遂得自便他夕
倡復携具至既飲又徧以餘尊犒從者自是數
至一夕過三鼓西鄰推官廳會客散望价書室
燈尚明呼之猶與相應答及天明則价卧榻上
死矣主人詰問侍童及外宿直者皆云每夜有
婦人自宅堂取酒炙以出意宅中人不敢言及
旦則去昨宵已雞唱聞先生大呼疑其夢魘不

謂遽死蓋鬼詐爲倡以惑价而价不悟後三年
通判任良臣居之其女十餘歲常見二人相携
以行因大病急徙出後以爲驛舍云

閉糴震死

饒州餘干縣桐口社民段二十八紹興乙卯歲
爲雷所擊挈尸至雲外有朱衣人去錯也復撲
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項上并脇下皆有
斧跡出青黑十數升同村港西亦有段二十八
者即時震死此人元儲穀二倉歲饑閉不肯出

故天誅之既死穀皆爲火焚而桐口之段至今猶在

不孝震死

鄱陽孝誠鄉民王三一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到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歛母旣葬旬日爲雷擊死側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

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竅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梅三犬

饒州東湖傍居民梅三者紹興二十年除夕縛一牝犬欲殺已刺血煮食恍惚間不見夜夢犬言曰我犬也被殺不辭但欠君家犬子數未足幸少寬我梅許諾明日自外歸恬然無所傷乃復育之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平
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
于廷昌期因是得橫州未定尉以事去官遂不
復仕獨與小童游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曲江
胡濬為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
間多為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嘗結紙數紐覆而
呪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為鼠矣咀爵舉
動如真復覆之則依然結紙也時采山藥爵而
吐之以示人津著藥上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

指其童曰勿輕此童它日與吾偕隱治平二年
游清遠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山中有和光洞故
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爲虎所食徧
求之無所見於洞前石壁上得詩曰蕙帳將辭
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
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
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山僧說

海馬

紹興八年廣州西海壩地名上弓彎月夜有海

獸狀如馬蹄鬣皆丹入近村民家民聚衆殺之
將曉如萬兵行空中其聲洶洶皆稱尋馬客有
識者慮其異急徙去次日海水溢環村百餘家
盡溺死

夷堅甲志卷第八